

栀子花开满院香



家里两棵栀子树争先恐后地开满了洁白的栀子花,美丽可人,芳香四溢,整个院落都氤氲着栀子花醉人的馨香。早晨起来,母亲从栀子树上摘下十几朵栀子花,然后分发给小巷内几户邻居,使得整条小巷都弥漫着栀子花的香气。有花要分享,这似乎是我家的优良传统。

传统。

小时候家在农村,土坯的房屋,宽宽的院落,院落中央一个大大的花台,一年四季鲜花飘香。花台中最为高大的就是那棵枝繁叶茂的栀子树。每年栀子花开时,朵朵洁白的栀子花吐露芬芳,暗送幽香,栀子花的香味,浓烈、馥郁,令人心醉神迷。

循着栀子花的香气,村里的那些爱美的小媳妇、大姑娘准会不邀而至,到我家来串门。她们对那缀满枝头怒放的栀子花总会赞不绝口。奶奶自然明白她们的那点心思,就笑着招呼她们去摘栀子花。她们就欢天喜地地攀上花台,自己动手去摘。然后就把那些栀子花别在扣眼里、戴在发髻上,或者就拿在手里,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望着她们娉婷的背影,奶奶总是笑眯眯地自言自语道:真好看。不知她是赞花还是夸人。

而我也十分喜欢那些洁白的栀子花。喜欢栀子树四季常青的枝叶,喜欢栀子花开时那份皎洁美丽,更喜欢栀子花那醇厚浓郁的

香味。小时候,总爱摘两三朵栀子花用清水养在碗里,置于案头,让栀子花的那份清香伴我悄然走进那些书香里……那种特别的读书场景至今想起还让我默默回味、津津乐道。

打我记事时起,我家就总是栽有栀子花。我的家人一直对栀子花情有独钟,虽然几经搬家,但是,每到一处,首先得栽栀子花。现在我家的两棵栀子树被栽种在从农村老家带来的两口大缸里。如今,经过几年的生长,它们已亭亭如盖,葳蕤成阴。栀子白色的花朵素雅高洁,朴实无华,总能把平凡的日子装扮,把静寂的生活点亮。明代沈周曾写有《栀子花诗》:雪魄冰花凉气清,曲兰深处艳精神;一勾新月牵影,暗送娇香入画庭。诗中把栀子花写得颇为传神,引人无尽遐思。栀子花的芳香盈满院落,萦绕周身,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、梦境,甚至灵魂里。

又是一年栀子花开。我喜欢一个人斜倚门框,“闲看中庭栀子花”,默默地吮吸着满院的清香,那种美妙,应是人生最惬意的享受。

琉璃世界

家乡的凤凰寺

樊艳萍

我的家乡有一座寺庙——凤凰寺。如果说凤凰山是一位美人的花容,那么凤凰寺就是美人眉心的那颗痣,那么清新、那么自然、那么妩媚、那么别致。凤凰寺位于凤凰山山顶正中间的位置,怎么看怎么美!

世上美好的事物往往就是因为一些点缀,山也是。凤凰寺的建成使山有了生气,增加了风景的内容。山上有了凤凰寺,好像娉婷美人头上的凤冠,是美丽青草地上的孔雀,是单纯底色上的一点灵动的色彩,是秀美山中的一抹情调!

凤凰寺让山美丽了,那么什么让凤凰寺变美了呢?那是树!山上有一望无际的松柏,板栗、木瓜、山楂……花是美的,树也是美丽的!且不时色色于花,花好比一个人的面容,树就是人的姿态,松树挺拔,柏树常翠,给人活力和精神!

有了许多的树,凤凰寺显得更加美丽。树总是轻轻摇动,显出凤凰寺的安静;树的青

翠,衬托出凤凰寺红墙金黄的瓦!凤凰寺精致美丽,缘于满山的树木,为她布置了一个美好的背景相映成趣!

最好还是变换个角度 来看看吧,改近看为远观。凤凰寺又变幻了位置,出现在树的上面,远远地站在山下看,首先看到的是寺前的树,那些树把门、围墙遮掩了,看不到她完整的面目,犹如一个明媚的女子,半抱琵琶半遮面。可以看到那一角生动翘起的屋檐,一片金黄色的瓦,一点红,那是大门。凤凰寺在一片苍翠之中若隐若现,仿佛天女凌空而降,姿态翩翩!又仿佛是一只美丽的鸟,蝶一样的憩于枝头,轻灵,美好!

凤凰寺不大,缘于凤凰山顶领地小。别小看这有限的土地,却可以有无限的空间,可以举目远眺,可以俯仰天地间,左顾有美丽的月湖,虽不比大家闺秀西子湖水波潋滟,却也山野小家碧玉的温婉可人;右盼有绿野、阡陌、人家,适于心灵的散步,眼睛的旅行。可以把这些看成是一个很大的院子,开放性的。有形的墙围住了花、树木,有梅花、美人蕉、月季、喇叭花、银杏树,桂花树等;天地间相连的那道弧线,也是一重无形的围墙,也有一些花,朵状的,片状的,有红、蓝、白、紫、绚丽,飘散,也许那是天女撒下爱的花朵吧,我把它叫它云彩或彩霞。

这里的光线一直很好,虽然凤凰寺不大,

窗却很大很多。她在树的怀抱中,犹如在花朵中一般,花瓣慢慢打开,光线强了,是黎明来到了!花瓣微收光线弱了,是夜幕降临了!多么浪漫啊!

这里的空气特别的好,清新的空气使我感到心情愉快,觉得每一口呼吸都是香甜的!

这里的清晨或是黄昏有鸟语盈耳;无需挂画,门外自有副巨作——名叫大自然!

这里的环境是极其清静的,身在寺里的人定能享受这份幽静,享受着良好的睡眠,以及美好的梦境,因为槛内和槛外的关系,我不能住在这里,唯一欣慰的是我家就在附近,可以经常来看看、转转,倒也自在得很!

来凤凰寺的路大致有两条,一条是绕山而修的水泥路,平坦开阔,可以供车马行走;一条是人多走出来的小道儿。我更喜欢行走在小道上,寒来暑往四季轮回,她是我快乐的源泉,有时我身轻如燕,一路飞歌;有时我漫步山间,悠然自在,我爱我走过的那条小路。

白天的凤凰寺是清晰的,夜晚它是朦胧的,似一幅剪影。当夜幕来临时,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,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,山下的火把把黑暗照亮了,山上的火把把黑暗照淡了,如烟如雾,山也虚无,树也缥缈,凤凰寺像是传说中的仙境中的楼阁!在烟雾之中,星月之下,美轮美奂!

诗品时空

端午

林平

泱泱水边,炊烟袅袅
水车架在池塘边,乡亲们头戴草帽
蹬车唱歌
车水哟,当当哟
糯米干饭淘汤哟

那水便潺潺地歌唱着
从水车里淌进秧田
秧苗间,有鱼秧游来游去

总有一种记忆飘散出秧苗与阳光的味道
清清塘水与鱼秧的味道
土坯房舍与炊烟的味道
片片粽叶与糯米的味道
我的端午在五月的河水和阳光下行走千年
望一眼故乡,愈衍愈烈

有所思

我不愿只有一张脸谱

徐韵雯



众所周知,中国古典戏曲因其丰富的舞台表现手段而被誉为“综合艺术”,但其亦有一鲜明的单一化特征——脸谱化。人物的善恶无须过多的言语,均明晰地画在脸上,这也许是戏曲艺术塑造人物的需要。虽说“人生如戏”,而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不愿只有一张脸谱!

人,正是因其多面性才立体鲜活、有血有肉。人常说双子座具有双重人格,而我想说:“双重还不够!”即使圣贤若孔子,也并非是一味高高在上的说教面孔:他既有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的义愤,也有遭遇楚狂奚落的无奈;既有“杀身成仁”的大义凛然,也不乏“杀鸡焉用牛刀”的诙谐幽默……我,只是个不太安分的凡人,虽远不敢与孔子比肩,但也不愿抹杀了自己的“多面”。

在朋友迷茫时,我可以送上长辈式的开导,但却又时常被标榜“已经很懂事”的孩子数落为幼稚,没错,这就是我!

既积极用儒家的进取勉励自己的奋斗,又不忘让老庄的清虚修养内心的淡薄,当然,这也是我!

既能慨叹于“纵死犹闻侠骨香”的豪迈,也会唏嘘于“深山夕照深秋雨”的婉约,无疑,这还是我!

既可沉醉于镜头下的光影线条、山水花鸟,又能痴迷于足球场上的血脉喷张,激情燃放,的确,这就是我!

既可因随风入耳的一段旋律而撩动心弦,又会在K歌房高分贝的音乐下悄然走神,一切的一切,全部是我……

也许这样的对偶排比,永远也写不完,但我并非妄图让人更全面地认识我,这毕竟是我一辈子的“工程”。京剧有行话“生旦皆光,净丑不挡”,我也想自恋地说:“如果做人是门艺术,我愿是门综合艺术!”

无关风月

小米

梁云祥

记不得曾经是那位名人曾经写过一句话:“岁月在无忧无虑的指尖上流逝。”我那个时候,很喜欢这句话,就把它抄在笔记本上,30年过去了,还牢牢地记着。

然而,30多年后,不是记在本子上,而是记在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上。一切都源于同学会。

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了,可她一进门我还是认出来了。一头卷卷的头发,乱乱地衬着那张娃娃脸格外苍白,还和过去一样穿着一身旧衣,快乐得就像雪地里觅食的麻雀,我记得她有个很奇怪的名字——小米。

我们互相诉说着别后的生活经历,但一切从何说起?于是,大家都三缄其口,这种心境,也许只有到了一把岁数的人才能理解。

小米坐了一会儿,她说自己有事要告辞,我追出来送她,她的车不是小车,也不是电动车自行车,而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,车子放在太阳底下,一个白发如雪的老婆婆正在晒太阳打瞌睡,小米晃晃婆婆,她醒了,傻傻地笑,口水拉得老长,亮晶晶的,小米熟练地

掏出纸张,给老人揩干净,老人天真地笑着,像个无邪的孩子。小米告诉我,这是她的婆婆,因为患了老年痴呆症,一语也离不开人。

我有点埋怨她的先生,为什么不护理自己的老娘,弄得小米参加40年才一次的同学会都不能尽兴。小米沉默了一会儿,告诉我:“我早离婚了,他吃喝嫖赌不好,我实在跟他过不下去!”离婚了,还替他照顾老娘,这是怎么回事?小米深情地说:“我现在不是妈妈的媳妇,我是妈妈的女儿了!当初,为了我,妈妈和儿子闹翻了脸,如今,我不照顾她,谁照顾她?”“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?”我又问。小米笑了:“我老早就下岗了!为了生活,我身兼数职,清洁工、钟点工,对了,我还是自由撰稿人呢,我的笔名叫‘小米’。”

小米和我握手告别,那双手如此地糙人,我真难以相信,就这样一个苦苦挣扎在穷困中的女人,用美丽清婉的文字排列块块向上的真情,尽管过着灰姑娘的日子,可她的文章却干净得如天上的白云,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啊!

她挥挥手,清脆的声音随风飘来:“哎!老夫子,我们再过30年来相会,如何?”声音闪烁着我们年少时的光阴,她还只是一个15岁小丫头时,她就叫我“老夫子”,如今她50岁了,还是喜欢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

